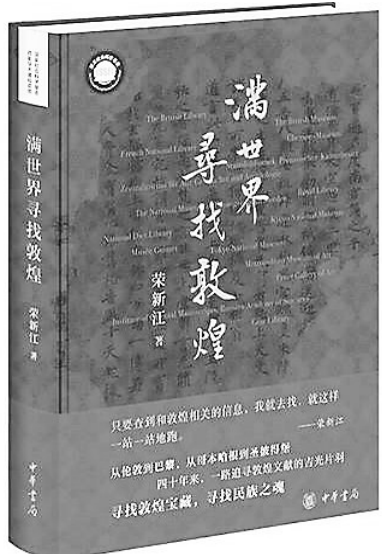


重推

# 寻找敦煌的吉光片羽

□ 孟宪实



流失的部分藏经洞文献 资料图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在新推出的《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中,这样写道:“只要查到和敦煌相关的信息,我就去找,就这样一站一站地跑。”从伦敦到巴黎,从哥本哈根到圣彼得堡……40年来,作者一路追寻敦煌文献的吉光片羽,为的是寻找敦煌宝藏,寻找中华民族之魂。

原来,荣新江笔下的敦煌,是指敦煌出土的文物,包括古代纸本文书、壁画、雕塑等,并不是地理上的敦煌。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写作“敦煌文物”,非要使用“敦煌”呢?众所周知,敦煌文物的流散,是近代中国痛苦历程中的一部分。敦煌文物属于敦煌,这是历史,是法理,是理想,却不是现实。

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丢失的“敦煌”,铺满世界。甚至在世界某个意想不到的角落,也会藏着几件敦煌文物,抽泣着缩成一团。

《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的开篇,是一张打开的世界地图,城市的名字突兀地耸立着。那便是现在所知“敦煌”的世界分布。当然,敦煌等地的文物在中国也有分布,那也是敦煌丢失过程中的一种证明,性质虽然不同,历史背景却是同一个。除中国外,“敦煌”的世界分布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欧洲多国、美国以及日本,这些国家恰恰正是当年世界殖民主义的主力。

1985年春天,荣新江从荷兰莱顿出发,首站选择英国。此后40年间,他未曾间断地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寻找敦煌。这里所说的敦煌,并非只有敦煌,吐鲁番、库车、和田等地,凡是文物荟萃之地,都曾为列强的狩猎目标,如今则成了荣新江寻找的“亲人”。

面对已经流散出去的文物,应该怎么办?相对于流散到欧洲的敦煌文书被深锁密室的情形,中国敦煌文书的目录一直在编辑。1931年,陈垣先生主编的《敦煌劫余录》完成,这是中国敦煌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著作。如今,《满世界寻找敦煌》的第十一章内容涉及中国各地的敦煌,标题为《敦煌“劫余录”:中国各地藏品拾珍》,延续着相同的情感和表达。

《敦煌劫余录》一书的序言由陈寅恪撰写,在“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观点之外,陈寅恪表达了另外两层含义。其一,中国现存的敦煌卷子中,仍有一些极具学术价值,如摩尼教经、姓氏录等。其二,如何“内可以不负此劫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这才是他更关心的问题。陈寅恪意识到,只有推进世界学术的进步,才对得起这些流散的国宝。

满怀伤痛,更希望医治伤痛。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很多中国学者踏

上欧洲之路,为的就是抄写一些敦煌卷子,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等学者,都成为中国早期敦煌学筚路蓝缕的先行者。然而,在战乱频仍的中国和并不太平的世界,中国的敦煌之痛,始终无法排解。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1年4月,北京故宫午门城楼上举办敦煌文物展览,为了配合抗美援朝,揭露的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则流传甚广的传说影响巨大。一位日本教授在中国的大学举办讲座时说: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日本。虽然后来有许多人站出来辟谣,但深深刺痛中国学界的影响已然发生。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宣布成立,季羨林先生被推选为首届会长。之后,中国敦煌学在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地推动起来。

国宝被劫掠,伤心理所当然,但从根本上医治这种伤痛,只能在研究领域迎头赶上,否则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丢失之痛。所以,积极的学术研究,才是医治敦煌之痛的正解。

1984年,荣新江作为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到荷兰莱顿大学留学,导师是著名的许理和。1985年,因为没有超过25岁,在欧洲有资格使用学生票乘坐火车,荣新江寻找敦煌的旅行正式启动。

在北大求学期间,荣新江就深知寻找敦煌的意义,加上早就养成的写日记习惯,使得诸多的旅行细节为《满世界寻找敦煌》增添了极大的趣味性。稍需强调的,这是一部学术旅行书,学术信息、学术思考才是重点。更为准确地说,应该称其为一个人的敦煌学术史。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荣新江当年的寻找,已然是敦煌学历史中重要的一环,不仅开发了敦煌文书的研究,也开启了中国与世界的敦煌对话。

作者荣新江曾经出版过一部《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从中不难看出饶宗颐、季羨林等老一辈学者对他学术人生的重要影响,其中也写到英国的贝利教授。而荣新江与贝利的见面,在《满世界寻找敦煌》中有更详细的描述。因为要做于历史研究的课题,见面贝利教授意义重大。仅仅从贝利家里带走两大口袋资料,就连季羨林先生也要羡慕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不仅仅要在科技与经济上赶超西方,在人文学术研究方面同样存在迫切性。如今,读者可以从该书中看到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也能看到更多具体的帮助者。

寻找敦煌文书,最具体的是寻找敦煌归义军和于阗史的资料,进而扩大到整个敦煌和西域文物。敦煌的世界分布,并不存在一个总体目录,根本无法按图索骥。

然而,荣新江寻找敦煌,持有一种胸有成竹的姿态。究其原因,有两个基础性因素。其一,在北大接受的敦煌学训练。北大图书馆为支持敦煌学的研究,开辟219室为专门的研究室,研究室集中馆内有关敦煌的书籍,有的老先生还把个人图书也提供出来。在这个研究室,荣新江阅读了所能找到的敦煌胶片,

对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文献做到了心中有数。其二,荣新江在北大参加了季羨林主持的西域读书班,努力了解和掌握国际上的相关学术信息。此时,他已经与张广达合作撰写了关于于阗史的论文。而对于于阗史的研究,最重要的学者如剑桥的贝利教授等,不掌握他们的研究信息,就无法进行学术对话。到达莱顿之后,荷兰虽然没有收藏敦煌文献,但莱顿大学里丰富的学术书籍和杂志,能够搜索敦煌文献的收藏信息。

正是因为拥有这些充足的准备,荣新江寻找敦煌的道路才会越走越畅通。

寻找敦煌是敦煌学术之旅,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荣新江的学术素养和宽广见识。当年法兰西438小组(敦煌小组)的那场“鸿门宴”,其实是一次过关考试,荣新江的回答超出了法国学者的预期。于是,法国敦煌小组向他全面开放了资料室,所有东西荣新江可以随便复印。

荣新江与德国学者格罗普的故事更是感人至深。一次他去汉堡大学,原计划是去见恩默瑞克教授,但与格罗普教授不期而遇。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但是当荣新江说出格罗普就是《中国新疆和田的考古出土文物》一书的作者时,格罗普感到非常意外。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竟然知道这本书店已经消失的书,这不是奇迹吗?格罗普立刻答应送一本书给荣新江。

在帮助荣新江的人群中,英国国家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给荣新江提供了没有发表的翟林奈书目,令荣新江收获很大。之后,荣新江给出的建议,立刻让她意识到请荣新江参与编目工作的重要性。1991年,荣新江完成了编目工

作,形成《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稿本。至今,这个目录仍是学界必用的工具书。

荣新江满世界寻找敦煌,代表的不仅是个人或北大,更代表中国。他找回的敦煌文书,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敦煌学的研究步伐。比如,周一良、赵和平研究敦煌的书仪文献,荣新江到达伦敦后便开始替师长核对原卷;又如,荣新江发现《下女夫词》属于珍贵的文学资料,就送给天水师院的张鸿勋作研究;再如,荣新江发现英藏文献中《唐北庭瀚海军牌状文事目历》是十分重要的唐代军事资料,后来送给了孙继民写成专著《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总之,荣新江千里迢迢从欧美、日本等地背回来的书籍,中国敦煌学界都在不同程度地享用。

中国敦煌学终于被世界承认,荣新江具有代表性,厥功至伟。2000年,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荣新江被邀请作大会主旨演讲。会议主持人、东京大学池田温向与会者这样介绍荣新江:国际敦煌学的领军人。

近些年,荣新江的《敦煌十八讲》一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作为西方多所大学敦煌学的教材被广泛使用。多年前陈寅恪指出的敦煌学方向,如今已经有了回响。2021年荣新江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此前中国有两位学者获此殊荣,一是陈寅恪,一是夏鼐。2024年,荣新江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所有这些荣誉的获得,如果追溯,都应该从1985年开始。如同玄奘,所有后来的荣誉,都源自他的西域之行。

(《满世界寻找敦煌》,荣新江著,中华书局出版)



敦煌莫高窟外景 资料图

幽凉降雨更好的呢?“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元末明初刘基笔下的雨后夏天,甚是温柔幽静,捎带着蛙鸣也变得悦耳耐听了。

人间最大的乐事之一,就是久旱逢甘霖,对于农夫而言,及时的夏雨使庄稼脱离了枯焦之危,灌溉出了收获的希望。明代诗人郑善夫眼中的夏雨尽是民生:“南天春苦旱,鲁在岁星沉。四月禾苗歇,三农雨望深。油云肤寸合,一似雨黄金。君王社稷主,要识上天心。”国家颁布的善政,与夏天普降的雨水一样,都是百姓安身立命的重要保障。

“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虽然夏雨赠予人们的是暑天宝贵的凉爽,但夏雨泛滥,造成洪涝,影响到生产生活,就不是好事了。愿夏雨带来的是一片清凉的诗意,而不是一片汪洋的泽国。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4年7月19日)

## 诗人的游子情

□ 人郢

古马,凉州人。一个“凉”字,不唯是荒寒,一颦无人,亦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浩瀚气象。于诗人古马来说,这“凉”,亦是凉风,凉意的陡起,是如水月夜,是热爱的小女子掩怀银子一样的凉,亦是秋风猎猎,六尺男子的如云剑气之凉。

凉州太古老,数千年前就有戎、月氏、乌孙等北方民族聚居繁衍。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设凉州刺史部之后,凉州逐渐成为西北仅次于长安的古城,中原与西域交流的枢纽,“丝绸之路”西段的要隘,并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

古马,少年凉州,及长金陵求学,继而游子盘桓金城,于世间万物独钟情于诗。金城居,而诗人却时常西望五百里外,儿女情长,是诗人难忘的凉州。而其三十年间的缠绵磨励,诗意之独造,亦多是游子意绪萦怀,对故土的不舍思念。

古马的诗,其意味,不舍故土,其词语,于古典现代之间跨越而汲取,亦于低眉凝思间,掇拾凉州气息,不避古雅俚俗,一一甄选,银勺取水,妙然入诗。

“七月在野 葵花黄/鹞子翻身 天空空/雀斑上脸 井水清/抱着石头 青苔亲/铁丝箍桶 腰扭伤/鹞子鼻尖 花清汗/鹞子冲天 天下嘛——白日梦里 一个小小的村庄”(《鹞子》)

这样的诗,是古歌谣的现在,《诗经》的现在,《古诗十九首》的现在,亦是现在对于古老诗歌的敬意回溯。千年,可归一瞬。

最好的诗,是具有穿越性的,具备恒久的品质。它们从泥土里生长出来,带着自然的滋养,大美而自足。那些古老的词汇,带着原生的意义,在现代诗人的点睛之下,它们复活,再生,因其古老,可解亦不可以完全解,因古老生命的延续本是不可解的。

古马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诗意,而是人类生存的古老根基和它背后隐藏的更大生命的秘密:大清早/男人上房扫雪/女人入厨烫猪头/除夕将至……为春神设座/祈求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牛马的蹄窝里/撒胡麻黄豆及五色小麦……茴香焙盐/祛除腹胀/萝卜蘸糖/美好姻缘……韭菜宽阔的路咋走哩……

这些诗里面蕴含的不唯是古老的意味,而是随着时间恒久存在下来的,是诗的,亦并非全是诗的,而恰恰是这些,才具有着更宏阔的不可限定的诗意。生命的根脉,为某种神秘意志支配,不会随着所谓时间的更新技术的改变,而改变其血脉。这些诗

意的场景,不因其古老而失却现实意义。借助诗人的词语,它们所有的当下复活,都是对生命本身再次的繁茂催发,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和感恩。这些既古老又因为再一次为诗人所用而鲜活起来的词语,在复活本身之外,再一次产生了对照碰撞于当下的新诗意。“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古老的追问,必须从最古老的时间里,才能解释和认定。

古马家族一脉,根植凉州。古马眷恋的母亲,多年前去世,亦是安歇于斯。想起谁谁的话,只有埋葬着亲人的地方才是故乡。母亲去世,古马写了很多怀念的诗,那怀念又岂不是怀念他一代代先祖安歇的故乡。他的那些诗,诗里的词语,亦该是“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的母亲留下的密密针脚。

古马这些诗,以一个游子,反哺了凉州。经由这些诗,凉州以它既新鲜亦古老的面目,坐西而望东,呈现出它独有的妖娆风姿。这些诗以其简,可以书于木简,编之简牍,更远的游子,可以携之远行,于暮色四合间,一盏灯烛,三两小菜,下一壶老酒而无限回味的。古马自己,亦是月下觅一荒寒无人境,悄然埋下几枚心疼的诗句,合十默默,拜托于苍茫,而后转身离去的。岁月倏忽而逝,十年百年,风吹沙起,这些诗句为旅人拾起,拂去沙尘,读读,是怎样的感慨啊。诗,因其本身的不及物而不朽,而古马笔下的凉州,亦是以其不及物的另一种真实,为凉州留影,留念,留存。

而这,即是这本诗集的意义。(《凉州引》,古马著,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纸上书店

### 《中华文化经典课》

郭继承 著 天地出版社出版

中华文化对于人如何全方位提升修养、素质和文明程度,有丰富的论述和阐发。作者通过对《尚书》《易经》《论语》《史记》等20余部文化

经典的解读,对数十位先贤哲人思想的分析与阐释,总结国学经典中提升人的修养的方法,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提升思想境界。

动态

### 长篇小说《远去的匈奴》出版

近日,我省作家刘梅花的长篇小说《远去的匈奴》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作者继长篇小说《我家住在野狐湾》《天边的卡哇掌》后出版的又一部长篇小说。

《远去的匈奴》以河西走廊上的西凉城为中心,以一对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反映了西部各族儿女和谐相处、同心同德的历史渊源,从而展示了西部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

小说总共25万字,创作历经十余年,以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凉为背景,展现了河西走廊、古凉州的街巷生活,皮货庄、酒肆、医

馆……是边塞之地苍凉与繁华的双重视界。

小说用骆驼巷子里的第一声鸡鸣,把读者引进整个故事,进入作者事先布置好的场域里。美好又曲折,繁华又伤感。小说里所有角色的核心“都是为了触及某种欲望——被爱,求生,保护家人,理想与命运”。

《远去的匈奴》叙述方式独特,采用双线并行的结构方式,一条是将现实生活与历史相结合,写到了民族融合;另一条诗意而浪漫地写到了美好曲折的爱情故事,扣人心弦。(刘居荣)

### 诗集《说话的石头》出版

近日,我省诗人郑文艺的诗集《说话的石头》由现代出版社出版。本书包括序跋和106首诗歌,其诗语言精练,想象丰富,情感深沉,具有一定的思想内涵与艺术张力。

在诗集的序言中,作者说,“有好多天,我整天漫步在两条河的左右两岸,有时去中间的小岛,寻觅那些奇形怪状花花绿绿的石头,

那时整个河岸都是石头的世界,当然也有清澈的泉水以及盛开的野花……我低着头踏上石头上,石头发出只有石头能发出的声音。”

作者认为,诗是精神生活的记录,让人怀念、感恩、敬畏、梦想。诗人人郢在《岷州青年诗选·序》中说:“郑文艺的诗歌是颇为‘硬气’的,是在那样一种‘硬气’之中,又有一种柔情。”(王郢)

滴水藏海

## 一片清凉意

□ 孙利娟

夏天的雨多是暴雨,在古人的笔下似有地动山摇的气势。宋代诗人华岳的《骤雨》说:“怒涛顷刻卷沙滩,十万军声吼鸣瀑”,暴雨如浪涛拍岸,如瀑布嘶鸣,其来势之猛、雨声之壮使人惊心动魄。陆游在《七月十九日大风雨雷电》中写道:“雷车动地电火明,急雨遂作盆盎倾”,上半句写出了夏雨的急骤,如雷如电,下半句可见雨势之猛,就像是盆装水往外倒。唐代诗人崔道融在《溪上遇雨》中说:“坐看黑云衔猛雨,喷酒前山此独晴”,“喷酒”二字甚是奇绝,这句诗描绘出了太阳雨这一独特现象,东边日出

西边雨,深得夏雨之趣。

要说写夏雨最为新鲜活泼的,当数苏轼的几首绝句。“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夏雨一般来得快去得也快,苏轼紧紧抓住这一特征,句句烘托出夏雨的瞬息变化,难以预料。

夏雨并非都是忽来忽散,也有阴雨绵长的时候,那便是存在于江南的梅雨季节。“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宋代诗人赵师秀在夜色里静待友人的到来,他敲着棋子、看着灯花,耳畔却

是雨声蛙声,浙浙浙浙,迷迷蒙蒙,好一片静谧的南国风情。“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宋代诗人贺铸因此句得了个“贺梅子”的雅号,闲愁原是没有形状的,但经过诗人的点化,从无形状变为有形,化在漫无边际的细雨之中。

夏雨摇曳,浸透了人们的心怀,给人带来惬意的凉爽。“奇声集空庭,爽气生细葛。素秋虽尚遥,聊喜宽肺腑。”因夏雨的到来,陆游顿感万物洁净、神清气爽。“暑天不是苦多雨,爱与人间生晚凉”,夏日漫漫,还有什么比黄昏时送来